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貴州通志卷三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　俠

貴州通志卷三十九

藝文

序

明

貴州通志舊序　　楊慎

貴州為邦在古為荒服入聖代始建官立學驅鱗介而衣裳之伐荔亂而郡縣之剗砦落而衛守之

百七十年來駸駸乎濟美華風而嘉靖中又特開科增額人士爭自磨礪以篤祐文化翼贊皇猷與為多焉舊有方志殊為簡畧癸丑議增修督學謝公東山實主簡書筆削博引經史旁採子集又參訪故老咨詢儒生浹洽而罔遺精鍊而無粃屬愼為序走也衰謭何能為役暇日嘗觀常璩華陽國志自先漢初至晉四百歲士民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多矣上泝漢初至三代千餘年史所紀無幾

人忠魂義魄與塵埃草莽同没於邱原豈不重可
惜哉諸公今日之盛舉繼絕表微用夏翊華復三
代禮樂之權輿也余嘗慨今之議論以邉徼為迯
遠不之重而官其土者亦自厭薄之嗚呼邉可輕
乎哉衣之裔曰邉器之羡曰邉而器破必自羡始
衣破必自裔始邉徼之説何以異此邉可輕乎哉
此又諸公職思其居靖共爾位以副九重之顧諟
以啓百代之瞻仰斯志也寓禹貢之行義職方之

流别矣

修七星橋序　　楊慎

且蘭古壤貴筑今藩割川雲之剰分躔參井之餘度粤占西路實貫南中闗號七星孔明禡牙之地衛名畢節闗索授鉞之區雖卉服之雜居乃朝宗之首路狂溪狠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巖城比虎牢而倍徙兩嶔夾岸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舟夏潦秋霖鼓洪濤於樹杪浮丘沉陸阻行旅於

荒途叱石誰感乎黿鼉成梁空瞻於烏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黄一中厥徒周陽泰雲陽戾止喟然嘆云高下必因於丘澤潮汐恒傚乎日月此雙巖有天生之石岸兼千章饒地産之名材人心若堅神力可冀矢磨杵成鍼之志徼折梅寄橘之靈雍獮刋林鳩僝鏤巴岀卒兹寸願礪彼羣徒高義動萬商之淵泉勝緣集三省之刀布出縣會而壯結搆剡斲逕以施輿杠雁齒旁階濺沫飛流不染

魚鱗上九閶風伏雨無虞在天半空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揞雲漢以横陳雪浪銀濤拖玉虹而曲抱騎無輸載民不褰裳陽侯驚波易為方軌馮夷侵宅履作康莊相彼橋中渾於黄河手握南征之節較昔梁孫原於黒水身秉慱望之槎豈有一介羽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道之景行歘莫臾庚罔傾令甲歡歌美譚近傳羅鬼之口碑隠行貽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兹元元之績可

佩言郁郁之文爰鍥貞珉匪溢華衮溥言觀者勿替引之

思南府志序　　田秋

志也者識也郡之史也以稱物采域質所稽也以撰風謠淳碞所識也以永監觀文獻所屬也我古有邦莫之克廢也思何關焉黔荒之遺習也惟是綱羅之責秋自叨第以來竊有志矣而未之逮也乃嘉靖甲午郡博鍾子玉節亦有作矣而事未竟

明年冬洪公承藩以南樞佐出守我邦憲古振文用繼其役弘數之暇爰以鍾子禴屬予釐正凡再閱月續用告成公乃枉軒蓋過西麓之草堂而揖予曰是役也有思以來一舉者也嘉成猷遠子可無言乎哉西麓子曰嘻方册之布永矣予何言也雖然亦竊聞之矣天下平則文物盛統勢一則圖志明斯典也世運關焉者也且有經邦之道焉昔先王之御世也立典式而觀民因風宜而設教是

故陳詩納價以察趨也五土有辨以致化也書用識之以永風也九丘之典邈矣職方之典孔子述焉大都為民治設也此意而湮即記載之功盛矣眩於觀詳於末文也奚用哉是録固無良亦罔或弗鑒於兹也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謂執此可以善治兹録也予固無言竊有望焉博覽瞻聞之士其尚予正也

黎平府舊志序

袁表

黎平為郡百六十年所矣郡黔而衛楚掌故無述焉先是要服也非所為文獻不足者耶既予深考之則留廣文讓有地里考張守愷有志夷雜咏馮司理天秩有黎平五開記然地里考獨載正統以前馮司理書草野其事不雅馴志夷韻語為風刺皆鈌有間矣若乃幅幀有考也井里有名也歴官有表也表竊有取焉於是始作黎乘乘紀載之書也義先比事詞之工鄙弗計焉舜格有苗殷克鬼

方往古之跡希澗宵茫爰及唐宋拓宇開疆熙朝混一隷於職方作輿地志第一凡五篇爰城邊圉乃作廨宇樹屏命官稍視中土作建置志第二旣寘之守復授之師師帥牧之文儒誨之喁喁酋長羈之縻之招攜懐遠循吏有之作官師志第三裔徼遐荒非兵不彊寘戍列屯簡旅彭彭作兵戎志第四厥賦上下視荆匪絀取之羈縻伍什而一作徼輸志以明恵第五惟兹鬼方其俗滛祀祛厥弗

經協於國紀作秩祀志以昭典第六洵美士行亦有女德信芳寓賢謬悠往躓作文獻志以彰軌第七蠻夷蠢矣武衛匪革銷鋒鑄鏤代有石畫作邉圉志以闡伐第八述厥故事附以論著凡九卷三十有三篇爰命府史受而藏之以備覽觀以俟作者

丁酉志序

江東之

黔志自中丞劉公侍御宿公增修迄今四十餘年

而未有執簡從事者亦已疏矣予方有慨於其中
欲胥謀於直指應公而會鄉先生給諫陳君以請
即令有司擁篲先驅開集雅之館復延疇昔所稱
一二執簡也讐校也而日趣駕焉事竣姑為不腆
之辭以志歲月今天下大一統以示無外即鬼方
靡莫故地已進而中國之與列省比肩承宣德化
聖天子特於黔加額開科所謂以冠裳易鱗介以
俎豆飭戰陣意在斯乎則凡天文辨析於分野地

理究極於輿圖士習民風兼採於夷夏田賦兵車與時盈縮固維新之一機也考黔故志自諸葛武侯以至王文成公上下千有餘年其間英聲駿劭播溢三危槩可覩矣嘉隆以來代不乏人或鐵石之衷耀奇於禦侮或瑶華之藻展采於天庭亦有郤金茹淡繼美闗西之清宿德碩儒講明洙泗之學是皆質之於前而有光俟之於後而可法昭昭在人聞見方真非來歲時之近録而紀之將事與

時湮人隨世往典型寥邈若存若亡藉令豪傑猶興尚友之謂何今茲高世名賢操觚登壇又得督學沈君相與印正而潤色之凡例有綱有條爰分爰合各有攸當文不傷質麗而得體黔之衣冠禮樂彰而傳矣

思南舊志序

田汝成

思南故宣慰司治永樂中罷司置府與内郡比百有餘年漸被文教蔚然移風而西麓田子以間出

之才追琢至行領袖後生於是縉紳之士彬彬焉
冠於全省矣府故無志田子喟然述作郡守洪君
請而梓之既成而予以行部至府閲田子所為志
知其有蘉蘉憂國之思焉非直以物色山川備圖
籍也夫思南宇内之僻郡也山谷阸陿狫犵跧伏
在昔開疆羈縻而治故其法未備境多縵土沃而
善樹四方流冗亡賴匿命皆於此焉逋藪慮不為
土著而胥宇者故其民易動東通酉陽西連真播

二三酋長無嚴黠陟豪舉自恣竊窳其民反目而覷天者鵲噪蠭起軼我疆場池魚之禍比比罹之皆異省轄屬也故督課之法難行夫以法令未備之域雜以易動之民逼於豪舉自恣之比隣而郡守縣令不能制軍興鋤擊卒有草竊變安所圖昔之為思南者固亦難矣田子時建議於朝請設按察佐使一員治兵茲土兼制諸司警備不測國論韙之竟如所請乃今法制寖周而奸宄稍戢是則

田子有功於父母之邦也志之作宜首表焉他所稱述固末義爾夫先王治天下慮外而勤内故政嘗均其用人也敬邇而恤遠故士有勸乃今仕者戀中朝内郡鄙邉方一閲除書即神氣沮喪黙黙就列一切自利冀旦夕脫去為幸何暇及民夫使仕者懐沮喪之心甚非所以攘綏四表紓主上旁矚之憂也故曰擇民而使者非良吏也擇官而官者非忠臣也茍以自靖為心何論遠近且思南雖

遠念其民獨非先王之苗裔乎出繒粟供徭役以奉其上也甚敬困於盜賊之擾不相保聚其望治於上也甚勤然則思南之民固無負於郡縣長吏也而為郡縣長吏者獨忍以邊方鄙棄斯民乎此則田子之微意所寓而未發於詞者予故論序首編俾後之覽者有政治之資焉若曰將以披圖籍考山川之觀而已則信為斯志之末義矣

賀中丞沙城阮公撫定水西序　　孫應鰲

大中丞沙城阮公撫循貴州之明年處置水西土酋安氏讋服西南底寧疏於朝部書公勞奏上天子喜降温綸褒與特賜兼金純幣甚厚報既至藩臬諸大夫暨都護諸將軍咸欲揚休紀績交語清平人孫子應鰲俾載言以賀藩大夫曰安氏世禄羅施至國亨殘害安信與智搆怨誠有罪往歲我軍軼迹之失國亨因陳兵衛守罪彌著自公臨涖是邦察知幾微才决游刃之餘識出漏般之表剖

判禍福聽許瀠雪約法既布咸遵要束方今聖神

天覆悉主悉臣四夷欵塞父子請貢粤酋納土祖

孫並戮何有兹醜公獨惻念無辜者衆溥好生之

懿慎玉石之慘容與談笑措一方赤子枕席之上

罔騖近名罔競勇功公實有焉昔畢公尹東郊道

兼保釐名穆平淮夷命首旬宣繼自今吾儕肅將

執事羣黎和安可以言保究慝不作可以言釐政

施環匝可以言旬治理昌正可以言宣皆公力也

臬大夫曰高皇帝創三尺法懸衡天下畫一來世孰敢逆節國亨有罪不在繼嗣公褫其爵仍俾其子原安智復讐之釁矜其情優其後劃其疆界俾有寧宇執其醜患之姦黨渠魁誅殺脅從流徙剪其羽翼剔其心腹國亨拜將稱王圍城鴆祖事無憑依無簡覈者不文致案問仍重其罰鍰輸諸官空其畜貨杜絶兩家隙孽設其戍糾其邪萌公剸堅制變銖分釐爽遵朝廷紀綱如在天上若從中

植表而外四維之綜緯絓結不牽且揺古所稱文武為憲公其以之都護諸將軍曰公初至經畧戎務考山川發間諜探要領峙芻粟遴士馬亟罷儧事之舊將請更易東南名將劉君總提軍旅蒐羅部曲材官各得獻名設策風稜抗乎雷霆義問昭乎日星國亨閫之大懼因稽顙輳門摅暴衷愫免於殄滅夫持君之命違而征之展武之經服而舍之某等俟事指使不暇給何能裨成算萬一於是

鰲再拜復於諸大僚曰由藩大夫言見公篤於用
恩由臬大夫言見公精於用法由諸將軍言見公
嫻於用武鰲受一廛為公氓不能覩其大惟生長
斯土習聞已往任家錯事之得失參考鄉鄰修治
齊政之宜否竊窺一二之細貴陽棊布星列莫匪
夷酋苟干冒國典不式王命叛侮毀常利在威克
乃爭强奪職骨肉私憤自相傾伐第因時輯柔不
足煩國家力利在德綏德先威為不競德行於威

之中善用威者也則鄧襄敏昔攻都勻鄒莊簡昔破爐山是已威先德爲不仁威行於德之中善用德者也則公今撫水西是已鄧鄒所處皆弱夷兼值時勢之易公今處時勢之難名與鄧鄒齊勤勞實且過之抑威克者事顯易知德綏者功深無迹故公之功視鄧鄒猶廣厚不可量數後事之師若我三公皆可有辭永世服美無斁矣諸大僚間斯言將無曰由治屬士民言見公明於相時審於因

地哉然卒不能有出於諸大僚所文語也

丁酉志序　　　　　　　　　　　　鄒元標

元標荷戈黔筑俟罪六禩癸未春奉詔賜環用特恩備官掖垣諸抱疆埸憂者過問黔筑事曰諸土司故世世受國恩何多梗化者予曰天威照臨誰不欲守世業傳之雲仍間有不靖游民鼓掌弄之非其心也計最雄長者土輿錢穀甲兵人民不及中州一下縣且其所仗肘腋人各有心欲自相貴又

四面受敵亡足計也但地磽而瘠物產旣絀有田者賦稅時加轉瞬輒罷州邑長及諸小吏宦情蕭索諸小吏最苦士與民上與下交病也又尺籍消耗屯田荒蕪所稱站軍者憊於迎送軍衛益病以雄藩較之猶巨室諸子各享富饒一子獨食貧且貧者與富者賓客祭祀燕享之需相埒捉襟露肘苦可知已聞先正建議以湖北川東盡入版輿楚蜀不見小在黔筑式擴而大此其議非不偉而犬

牙相制之說錮不得施難言矣聞者唯唯予同年中丞念所江公奉命鎮撫是邦舊游告公受事斧斷斤削洞若游刃予聞之喜已又聞公捐俸創救荒田若干又敦請予門人給諫陳君見義鄉縉紳憲副許君吉菴大葺通志夫此兩者朱紫陽氏所至奉為令甲公毅然行於貴貴之人何幸有公也未幾公遣使以書委予序予得而披之為圖十有二附目十有八曰星野曰沿革曰形勝曰民政曰

軍政曰學政曰城郭曰公署曰秩官曰名宦曰經畧曰藝文豊約同異必詳必確草創潤色裁正銓次咸得其人卓乎貴之憲章矣中丞公心益曰百金之夫辛勤立門户必有家乘以遺後人予奈何視官不如家故竭蹷為貴筑世世計讀兹者感甲兵強弱則思振熟土苗馴梗則思馭會錢穀多寡則思裕稽盜賊出没則思靖察士習民風淳漓則思正此治貴大較也公惓惓是志之心也雖然嚮

書載陰陽虛實之宜在人悟不耳執一方御衆病病之數多方不勝病醫必敗矛飲食兹土者久之上常與下有齟齬不越兩端鄙吏者苟簡塞責喜事者輕舉飈發貴事益不可支有能熟俗所宜衡物之情文武迭用德威惟時如名醫針灸叅耆旋投而立有效者然亦代不數人載在名宦可覩矣我朝列聖立極一統有誌即周禮大司徒掌史之意各省有志即小史所掌之意然其政興廢舉墜

在人存亡不盡籍方冊也往予恤站軍末議陳情於上得蒙俞吉大司馬下貴當事以力詘辭故不得其人即君父之命竟至沉閣矧兹載籍竟公之志䝉四境若覆盂者其在得人哉其在得人哉予敢以後先膚見孰數篇端俾同志君子有所覧鏡焉

龍山志序

鄒元標

余為童子時有傳鶴樓先生集至文江者從旁窺

之至龍山道院記恍遊員嶠方壺恨不旦暮往足未問曲折心津津在平州六洞中矣丁丑歲予以罪譴是邦長老憶往時事持盃酒勞予曰此非小子昔時所欣羡而不得往其地者乎往則遺蹟固在也龍山萬疊將奉子湯沐矣所奪子者隘所與子者廣子其自寛荷戈至是創甚卧床褥者期年己卯秋始獲偕瀘州守吳明祥父及諸生周孟醇吳汝見等登眺其地遠盼交廣瀟湘近挹香爐金

鳳諸名勝恨記中未盡其狀乃與諸人暢懐各論心數日始歸嗣是一觴一詠非龍不共予恐流風零落乃并先今題咏集為龍山誌因系之言曰情之好樂各因其人子厚在永州所稱鈷鉧潭愚丘謂其峭直奥深子厚為人大都類此龍山壁立萬仞如名卿碩輔垂紳正笏觀者凜然先生忠信孝友光明朗愷兹山見賞於先生固宜小子之稜稜之節罔卜稅駕寧不見辱於兹山者幾希雖然山

勢巍然不可犯由體靜定而有常小子不墮初志夫巍然而靜定者在我也語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嚮往矣

貴州乙卯鄉試録後序　　鍾惺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為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為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請稍變其格

事且報聞黔邉地也屬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為
三日試事帖括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
民騷繹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
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
工部主事臣明欽往典乙卯黔試也犢成臣明欽
首為言矣臣惺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於
鄉者始得名為孝廉孝廉之名昉於漢漢取士之
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

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跅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為諸生者其於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廩於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於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於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名稱而本末輕重較然矣士之得稱斯名者奈何不返而思其義也記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於不
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為士計而使
士自為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禄
上皆使得致於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禄之報而所
施於士者方未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
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於無言代為之計而
預為之所有甚於士之自為全自為養者而士反
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衰於得君之

專禄用以訓廉而廉或變於聚禄之厚則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廉庸德士有跅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况今上嘉與廣勵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逢其盛乎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取必於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於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易又當何如諸士其懋

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城書序

郭子章

守城事宜武經總要有城守章紀效新書有守哨篇呂中丞有城守尹朔野有堡約籌海圖編亦載城守一卷其説詳矣顧事太煩瑣器亦重複介胄之士多不觧其説予入閩得福州何太守所刻守城事宜總括武經新書而稍箋其詞令人易曉守城之善物也已亥入黔中疆埸日駭城垣為急乃

增呂尹二書數條間抒一得付之剞劂凡守城將帥人給一冊命之曰城書熟讀而詳味之庶幾黔之金湯乎故曰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小善守者全曰備曰守無出此書名伯營謝爲敖城沂竊爲諸將望焉

平溪衛志序　　失名

平之先古雄溪也事文類聚山堂考索諸集載沅州路自秦昭王伐楚取楚蠻夷地置黔中郡隋爲

峽州唐為法州巫州漵州宋始改沅州而五溪隸馬雄五溪之一也漢史記武陵蠻叛伏波佩征蠻將軍印越二酉渡五溪而雄始見圖籍今城北遺跡有存者土人稱馬王而不名夫其山峒峻絶林木蓊鬱初為蠻王服習無疑乃騷經屈平浮湘而南遵漵浦導沅㵲歌澧蘭沅芷而平溪實在沅之平便近都追伏波慨毒溪於山川太白寄愁心於明月杜甫惜雲山之共李阜標石柱之銘雖蠻夷

王長之時而忠臣達士才人墨客已有經歴其地
咏歌其事者矣歴宋至元皆未有據惟衛治西南
多曠地居民耕種間得丘墓有碑勒夫人者有衣
冠類貴倨者豈其時亦文武將吏置守其間如父
老所傳者故附盧陽縣歟然而銘籍無鐫則文獻
不足可知也盧陽即古麻陽一統志平溪在麻陽
境内明興洪武二十二年調諸萬户於五方附五
所千百户於郭内銓流職以參軍政籍六郡良家

子五千六百有奇以實防守據辰沅之上游當滇黔之孔道面山背水創百雉雄圖刀耕火種仍夜郎故習以銅鎮為北蔽頗無厝薪之憂連清鎮為西隣實借輔車之力㵎溪東注食貨日蕃夷種南蟠獠獞幾半屯田繡錯於思銅沅麻之鄉軍餉仰給於辰瀘漵黔之賦風俗愿朴未雕人情華實相濟世皇中興平始有學兩歲貢一士雖僻在遐陬而鎖鑰之寄禮樂之修較若雄矣

黔記序

陳尚象

昔孔子欲居九夷魯論嘗紀其問答之語矣迨其後有明正德中王陽明先生謫官龍場有何陋軒記今翰墨淋漓壁間似有神物護持者嗟吾夫子所云九夷豈必即羅施之區文成之記毋亦為鄙夷我黔者廣歟大中丞郭公撫黔之癸卯歲出所著黔記示予葢可念也嘗觀名山大川載有圖經宇內朌膴之士恨不旦暮遇乃遐陬僻壤豈無一

丘一壑為造化所特鍾者即輶軒過之不肯經覽人情貴耳賤目貴近賤遠大抵然也夫黔雖僻壤自我明建藩以來二百餘年二祖之所創造累朝之所覆育皇上之所覲文成化民鼓舞於恬熙士涵泳於詩書亦既彬彬質有其文第游譚之士往往以其意輕之士大夫閒除目一下輒厭薄不欲往此寧獨以遐徼故抑或以文獻尠少興起為難故雖千載下猶未離於或人之見耳乃今有中丞

公黔記其文與獻可考鏡也余黔人何敢侈譚黔事試即記中所載理學文章忠孝節義種種具備何其盛也至於名公巨卿之經畧遷客碩儒之講明勛華增天地之光道德作譽髦之式抑又何偉也由斯以譚則今日之黔孰與曩昔比乎今夫天地之元氣愈漸漬則愈精華國家之政治愈薰蒸則愈彪炳惟是精華彪炳者得發抒於奕代之手其人重則其地與之俱重黔益𧹞而有之貴山富

水與龍山龍場行且有聞於天下後世世有昭曠之士亦必於黔乎神往矣在昔賦三都兩京者一出而貴洛陽之紙膾士林之口然或感時諷諫或折衷羣言且皆成於十年視公投戈染翰刻燭賦詩備一代之典章垂千秋之信史其遲速輕重固天淵矣記成當與黔並永不特海内幡然改觀固知何陋之言與陽明名軒之意俱得公而益信象不揣固陋附言末簡載其言以存汙樽土缶之一

端云

黔記序

丘禾實

今天下開府置官屬之地十有三而黔最後黔非特後也籍黔之人不足以當中土一大郡又漢夷錯居而夷倍蓰焉以此宇内往往少黔其官於黔者或不欲至至則意旦夕代去固無恠其然乃士生其間或亦謬自陋通籍後往往籍其先世故里視黔若將浼焉余居常每嘆之謂黔不足治乎是

越不章甫而蜀不雅化也謂黔不足興乎是陳良不産於楚而由余不生於戎也有是哉弟地之重人也以山川而人之重地也以文獻黔自國朝始爲冠帶之國文獻闕焉地奈何得重余間考鄉先輩非無崛起於時者旋就湮没載籍故府牒及列郡乘俱散漫磨滅不可讀有無乘者是無以表章聽其湮没皆黔士大夫之過也余不佞嘗讀郡志而有感焉自以學闇典墳搜羅未廣懼爲山川羞

乃今有郭中丞青螺公黔記中丞讀書盡天下其記黔也直取兵於武庫不勞更鑄第中丞自平播以來拮据戎馬兵食間宜無餘力而游翰所染輙至充棟余曽未聞杜元凱平吳裴中立平淮有所論著也且中丞望重中書久矣獨不意旦夕代去耶余覩大事記黔之故實釐然指掌雖黔人不諗也至讀賢宦傳見鄉先輩一二典型爛然如昨而身或不知又如宣慰傳中所載昂兄弟詩蔚然風

雅想其人士流有此何論華族而黔記未成時輙併湮没由此以譚未嘗表章之不可謂無獻則未嘗修之固不可謂無文也中丞所為詩文在在裒青而其肆筆為史則黔獨著中丞豈亦有意為黔文耶書成紙貴海内士與寓目焉由此必有樂至其地以紹中丞之業者若黔士既發醯雞之覆將得寶於家而不暇外索此非黔記誰啟之也記今自重天下不藉余為元晏弟余樂桑梓文獻有歸

且見君子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因紀其實而序之

若文之工不工自是黔驢之技所不計也

送少司馬蔡公撫黔序　　譚元春

同安蔡敬夫先生言行如古人較然不自欺其忠孝接物之志天下信之春事公久獨以為能懼今世所不足者懼也公何懼之有春事公久見公於學問之本末浩浩淵淵筆之所往孔上而周下贄俯而亮仰不遺力以達於深賾無邊際而曰吾苦

不能思嗜書不暇讀於學問無所窺嗟予春每見有志者為之效其一二處微肖即志揚氣得公何懼若此吾是以見其懼也當萬歴乙卯丙辰間公在辰陽辰與黔兵食相及有欲用民力於苗者公執不可因自解歸去而臯臯訑訑者亦適自起滅數年來海内多事天下思公甚公亦念天下由晉岳起郞中丞民以久安會黔夷不靖舊開府深入未還天子乃以公為少司馬往撫之春閒而度其

故非用其才也用其氣也用其氣用其懼也方公强項不肎輕用民力時其氣已入人肝脾矣氣藏於不可見動於不可禦古之君子懼以養氣氣以養智而今之所為氣有皋皋訑訑而務以苟勝於人而已矣使皋皋訑訑而可以苟勝於人焉已洩矣已盡矣豈能復有氣乎氣之所為不可使復洩也誠以蘊之懼以守之其誠彌積其懼彌深懼日以深而氣日以達一旦不得已而用於世也則非

我欲其然也氣自然也氣猶泉也泉之初萌如蚊蠕之微動視之不得何況於聽稍流為池為淵形見聲增至於水石交鳴喧豗不聞人語浣濯者往焉灌溉者往焉而泉則猶守其初萌之性曷往觀乎蚊蠕之微動矣公讀書深用人細見事透以鬼神自則而以豪聖望人初下黔命春適見於郞中公虛心省躬徧問人所以往黔者人莫能應公自咎曰教人而不教於人學問之大詬也氣浮與滿

示挹與肯綮失與何莫應也春聞之躍然吾所見公懼者益信矣懼者君子所以盡天而好謀者君子所以盡人天人自足於胸中而國運人心坦然默聽於忠孝接物之内故成也成之為言天與人俱不必問之詞也大誥曰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不卬自恤君猶如此況代君者乎有鰥寡之哀以通人有天役之造以通天未有暇自恤者不懼生於自恤自恤生於暇心於是

乎紛然問天問人而苦無以通之泉竭自中氣不足也春素以是聞於公敢述以為送尊其所聞竊自附於高明云爾

國朝

鄉飲禮儀序　　衛既齊

余以辛未十一月至黔視事閱一月而改歲則周禮鄉大夫受法司徒飲酒尚德時也黔中𫇭兵燹未久此典闕而有待乃集僚屬按

國家律令稽諸儀禮禮記酌為儀節令師儒講習於陽明書院至再至三始多格格既而嫺熟有儀遂俾新貴令行之賔僎介衆賔各執事擇人惟謹及是日嚴嚴翼翼黔人士以為創覩夫古今異宜言禮家又人人殊然而羣言淆亂折諸聖凡孔子之所明言者則皆萬世所宜行者也其節目之大者有五一曰祭祭脯醢也祭肺也祭酒也所謂報本返始以致敬也一曰俎賔僎之俎肩也主人之俎

臂也介之俎胳也所謂貴骨賤骨以致辨也一曰拜拜至也拜洗也拜送也拜受也拜既也禮畢而拜送也所謂自卑以相尊讓也一曰於席末嚌肺也啐酒也告旨也皆不當席所謂為行禮不專為飲食也一曰獻酬主人獻賓也賓酢主人也主人又自飲而酬賓也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衆賓又自相酬以及於沃洗者也所謂逮賤也以儀禮之節證諸記所載孔子觀於鄉之言嗚呼至矣哉不可

易矣行禮之始例應讀律禮畢例應謝
恩余酌於讀律時兼讀孔子之言益欲尊
王章明聖道俾斯民知尊讓潔敬先禮後財以尚化成
俗而已矣其間升降興坐簡於儀禮者十之二三
僭竊之罪知無所辭庶幾人之易從而毋以繁苦
視也昔者季氏逮暗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
之強力者亦跛倚而倦及子路與質明而始行事
晏朝而罷而孔子以為知禮誰謂禮必委曲繁重

不近人情者哉既行於省將頒其儀節於各郡縣也爰論其梗概而為之序

貴州通志序

曹申吉

今

上御極之十年予奉

簡命來撫黔陽間以暇日閱明撫臣郭青螺先生所輯黔記慨然識前代治亂之由歎撫馭之不易獨明季載籍詢諸遺老而其事亦少缺矣伏念我

國家底定西陲載踰星紀其豐功偉烈深仁厚澤不可以不書方欲撰述成編用垂典冊既而上允部議令天下纂修圖志則益思所以塞宸渙示來茲爰率黔有司與夫碩士之有文者相與掇墜補殘抑浮削冗既戒既備遂拜手稽首而卒業焉蓋聞盛世不勤遠畧虞廷干戈僅稱來格禹貢荒服亦止羈縻即以秦皇漢武雄才大畧之主其時五尺通道封守未設唐蒙司馬相如兩至夜郎

甫修賔貢而西夷二郡旋置旋罷豈治綱踈濶抑
亦卉裳椎髻夙稱難治故不暇以為也風會日開
幅幁漸廣歷唐宋迄元始易土而流明置專藩泉
為郡邑猶寖尋至於中葉而典制始備葢柔遠維
艱振古如斯
昭代聿興天付所覆百蠻君長咸奉約束亦既聲靈
震於殊俗風教訖於流沙而水西負固上干天討
隴氏亦弗戢於郎岱最後擺瀉扯處烏餘孽猶勤

師旅雖漸次削平版章載闕未可云傳檄而定矣
此又近事可覩記者也夫創之也難則治之也不
易予嘗佐秩宗貳冢宰奉事殿中得仰見
天子嘉與維新中外一視軫黔民之困以阡陌責令長
俾勸於農桑念邉土貧瘠而特罷鼓鑄知荒落之
區罔習法度不可以中原之律治也而寛其禁令
所以懷柔遠人更張區畫者備至予抵黔既久日
進殘黎而風曉

聖世與民休養之意童叟交歡式歌且舞有事關邉計

亦次第指陳

上不以其言為愚輙得報可庶幾蠶叢鳥道之鄉登於

袵席矣顧僻處西南遥瞻

國門如在天上而疆宇四錯倚滇扼楚負蜀襟粤以

致伏莽深山歲煩牒問則長慮却顧所藉於繼起

者有待即今日之指掌而稽繪圖入

告誡亦司封土者之責也惟是野史遺聞久罹兵燹

不無訛闕詎敢傳疑故雜記多列逆事而法制尤詳於今取其足以備鑒觀可信於遠者誠使宵旰之餘一展卷而遐方萬里洞若觀火則治理闕焉法戒具焉豈以要荒之紀載而可忽乎因書所見以為序

黔書序　徐嘉炎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隆窪財賦之豐嗇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

貧於治術矣而文采則不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井里擷蟲魚草木之華多宫闕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蕭條感變聲之衰颯亦復凄涼悲慨嚼徵含商然以語於治之得失民之休戚則概未之及也葢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則不然先生之書葢專為治黔者法也黔地居五溪之外於四海之内為荒服其稱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

求所謂平原曠土者積數十里而不得袤丈其人自軍屯衛所官戸戍卒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皆能道其故鄉無不自稱為寓客其真黔產者則皆苗獞犵狫之種刼掠仇殺獷悍難馴易於負固其土田物產較他方瘠薄者尚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以倚守也如彼其土田物產之無可利賴也如此夫國家何事於黔哉然聞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粤蜀之臂可扼而滇楚之吭

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落之壤無可供天府之藏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敉寧之道固如是也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者先生以英偉之才深沉之識身處其地知之審慮之周矣故其為書於所以致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道里之險易必詳之所以謹偵伺嚴來往也山谷之紆曲者徑遂者必分別誌之所以慎封守飭固圉也夫治蠻徼者審其地

利察其人情始焉必無以啟之而繼焉必有以制之慎稽其出入之門戶孰悉其黨與之離合防其阨塞絶其勾連禁其剽掠審其器械材力之長短利鈍而善禦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相安於其習俗相樂於其蕪閒羣苗無𢹂於稹索土司勿困於誅求所謂無以啟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既重於嚴兵守土而尤重於羈縻撫綏每於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事張皇不煩兵革者必津津書之

以為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即可永為治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為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葢其英偉之才深沉之識具雄奇而擅奧博者又實為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藻麗是故椎鑿刻木皆可入王會之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名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廬也濟火關索之名可以核實於紀載也

牡丹之花並於洛陽渥洼之産雄於冀北以及丹砂卉革水銀雄黄之屬皆豔稱而悉數之使人視黔以為名邦以為樂土慕而安之美而賦之葢不欲使天末一隅為曹鄶之無譏於季札且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深而意長乎後之讀是書者既賴以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則是書也豈獨與爾雅方言與夫稽含之狀酈元之注同日而語哉至於龍場

之祠記尊昔先民而不以異同相詆訾則尤崇奬激厲之盛心矣嘉炎來黔受其書而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攜取而各得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葢著述之兼美者莫踰於此因樂為之序以附不朽云

思南府志序

劉謙吉

思南舊有志也萬歷乙未後百有餘年蔚惟我朝又五十年鮮有簪筆文獻莫徵君子憂之憂之維

何曰荒已闕已殘已墜已軼已紛已考之璇璣曰軫翼曰參井曰雙女曰申參於彼乎於此乎庸無荒問之章亥賓也而化卯也而印務也而婺爵縻也庸州也城樂也叙州也洪杜也寧夷也匆之據矣庸毋闕城其築乎竪則憑焉兵其防乎豕則突焉江不能帆塹不能輸田不能溝畝不能蓂商不能贏工不能業入不能計出不能末流不能权移不能復庸毋殘牂柯有守番部有長非游宦也永

樂十二年而府弘治八年而縣非諸路也丞無常設牒無專判簿無校獄無司倉無使非全制也吏醜於名沿陵於酉朗割於洞非完司也庸毋墜伏波之祠委諸莽矣河東之石隣於恠矣西麓之奏議西臺之疏草付諸燼矣水西之殉桃紅之役皆無特書也南人語南寨人語寨功賞者秦贅也擐臂者楚鵃也抱貿者巴僰也流移者豫章也蠅蠅銖銖利之所盡則鳥獸散庸毋軼且紛令

詔下郡諸侯亦屢矣奈何以荒且闕殘且墜軼且紛者
應也荒則正之闕則釐之殘則整之墜則舉之軼
則補之紛則畫之正斯無忒釐斯無失整斯無敝
舉斯無廢補斯無滲畫斯無偏君子所以憂也為
綱十為目五十二非惟是思南也思南志成則言
思南也考古者可以繩今察往者可以鏡來知已
然者可以坊未然志者繩也鏡也坊也問刀耕火
種昔何以繡而今何以寙問任土作貢昔何以供

而今何以縮問土著胥宇昔何以戢而今何以雎
問城闕子衿昔何以譽而今何以佻問計偕宦遊
昔何以盛而今何以衰而不寧惟是忠孝大節躬
代秉鑾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侍御若也銅鈴齊
鳴孤軍深入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留坡若也必
為聖人倡學西南者彼何人也今何以不大參若
也開科目之初者給諫也覆婺學之議者中丞也
請印江之學者柱史也先輩名賢紛然傑出今何

以逺不逮也有功德於民者尸而祝焉慶歴以前踵相接也今何以寥寥也抑有司曠於後而良二千石不再見歟凡此者皆予與鄉士大夫二三君子憂之深而莫能釋也恐無以彰盛世之休也尤有望於後之來者共明此志也

貴州通志序　　闞興邦

志之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後世相沿而不易江文通有言作史之難無出於志予以

為志難矣而為黔志尤難諸省自秦漢以來分疆畫址久隸職方黔則設自明初割楚粤川滇之剩地則星野難齊也諸省名山大川各有紀載黔則牂牁九隆而外山不列於益記水不注於桑經其他樂史寰宇希先方域卷帙浩繁於黔獨畧則典籍難稽也諸省建官置牧歷年已久黔雖通於莊蹻鑿於唐蒙而由隋迄宋半屬羈縻官無循卓士號天荒元明以後畧載數人則政治難詳也西南

諸省亦雜蠻獞然皆十之二三耳惟黔十一府皆苗多民少椎髻侏㒧半不通語言文字則風俗難同也十一郡之中為衛所三十一為長官司八十二為土舍丞同廵檢三十近雖改縣設流非一而舊冊已湮新圖未訂則戶版難查也積此五難遂成三惑夜郎與遵義同疆與古與曲靖錯壤為梁為益分軫分參則惑於地且蘭遥隔於番禺紫池沿譌於貴縣舞無音淯究充字異則惑於書晉置

寧州何以刺史不涖黔土唐增採訪何以牂夷别

屬劒南則惑於官黔志豈易為哉

聖朝聲教四訖溥海以外皆入版圖刬黔在十五國之

中雖去京師八千里其地則

天子之地其民則

天子之民其政則

天子月吉之所頒其治則

天子歲終之所考庠序有光則取士增於舊額通逃授

首則苗碩格於舞干凡此皆可播之管絃列之雅頌以傳世而行遠者也予撫黔以來五載於茲念田野之未盡闢憂在民生念異類之未盡馴憂在境土或未雨而綢繆或先時而補救負一方之重寄今幸

天子之文德武功風翔雲合而黔之黎庶皆已集林而改音扶杖而觀化使不分載之於成書奮而存之將古所謂土地之圖人民之教以佐王擾邦國者

又何以稱焉黔志創始於明嘉靖督學謝公後修於中丞劉公暨江公今已失傳惟青螺郭公黔記僅有存者然其所載每詳於近代而畧於遠古故黔事尚有缺軼我

皇上御極之十一年爰

命儒臣纂修一統志至次年而貴州通志亦次編集奈書甫成即遭叛逆遂爾散失是志也前撫猗氏衛公之所修者也始於三十一年之正月而告成於

是年之十月其用志固勤而為期則促予閲之非獨三十二年以後事當補入即此三十六卷山川其有定也而遺者十之三古蹟其共傳也而逸者十之五職官不詳其歲月選舉僅記其姓名耳目之近尚多放失予意欲重修而每歎文獻之無徵又慮鳩工之不易因取各條畧加論定可增者增之不能增姑仍其舊非敢謂有功於前人亦使後之觀者以備參考云爾若夫作志之難古今同慨

彼班氏之著述尚以詳於浮言畧於事實取譏於

夾漈矧予也三長莫具七畧罔窺乃欲於時日之

近網羅千載之文搜採遐荒之事其為難也十百

於前人然不辭其難者蓋以揚

天子之盛治垂之億萬斯年也

重修貴州通志序　　董安國

粵稽禹貢一書成於九州既定之後以紀夫山川

土田物産貢賦之不同而又鑄為九鼎以象物使

民知神姦不逢不若周禮邦國之志掌於小史四方之志掌於外史此紀載志乘之所由來也余幼讀龍門之書漢武元鼎六年置牂柯犍為越嶲夜郎四郡以為益州宋元而來始置貴州即梁益荆楚之分也余初筮仕得楚之靖州在黔東歷官司蜀臬在黔西北皆與之隣遂稍悉其風土大抵山叢蠻雜地确民貧加以寇亂相尋凋敝尤甚辛未秋忝備黔藩由夜郎渡牂柯江見夫萬山戟列百

里烟微厥土黑墳田皆下下途間所值率皆鳥言
卉服鵠面鳩形之倫視事後披覽版籍賦不過銀
七萬兩米九萬八千九百餘石口一萬六千六百
八十有奇其幅幀風土可謂荒且陋矣恭逢我
皇上深仁厚澤三十餘年武功耆定之餘休養生息鳩
澤中而安集之浸浸乎戶口增流離復儼然滇楚
間一都會邇年來文教誕敷黔人士濯磨砥礪炳
然可觀間有潛修績學隱岩穴甘貧約以束躬敦

行下及苗蠻婦女亦知節烈卓卓可稱道於是嘆人之不為地限採風者不可以其荒陋而忽也適大中丞衛公來撫是邦虛中折節相與講求治道孜孜不少倦念通志一書修於康熙十二年未及通行遭變叛盡燬署中僅遺抄本又多殘缺舛訛不足以資考據垂永久也乃命余開局延儒分類授簡以大參陸公董其事又自為裁訂惟詳惟覈自春徂冬八閱月而報成余受而讀之舉方輿象

緯賦役兵防名宦先後之政績鄉賢流寓之文章
與夫死事之忠勤孤嫠之貞操莫不釐然大備方
修輯之初殘編斷簡茫無可依據余竊憂之踰月
購得郭青螺黔記若干卷魚魯豕亥始有所折衷
續購通省郡志邑志其舊有志者十才二三咸取
而釐輯之其舊未有志者亦爭自蒐輯手録成帙
以佐見聞所未逮因得補十二年後之事為全書
並前志所遺漏者亦加詳焉非敢謂修明之功可

軼前人而竭上下之心力集遠近之耳目務使荒陋之域文獻可徵以對揚

聖天子休明之治而已矣雖然網羅舊聞以傳信者外史小史之遺意也率作興事而不託諸空言者岳牧守令之責也今黔地多石而維草其宅土多瘠而舟楫不通苗多獷而反側不常何道而使汙萊盡闢商賈熙穰桴鼓不鳴狉榛成俗當亦備官茲土者所宜加意而綢繆也余敢不勉乎哉故於是

書之成序其畧於簡端

紀事

明

撫夷紀事　　　　高拱

隆慶庚午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臣以叛聞請討之巳撫臣去太僕少卿阮文中代之阮來謁事予語之曰吾聞安國亨本為羣奸撥置宣淫播虐遂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窮兄安智

懐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訐皆讐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為智伸意固善然卻為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為智所紿而謀動干戈則多事矣國亨不服拘提見撫臺右智疑畏不敢出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背法為亂者也今夷族自相殘殺未犯朝廷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拗違拗何以為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

殘傷然亦未聞國亨有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君行矣宜廉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究其讐殺與違拗之罪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便非叛逆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方為國法之正天地之公也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畧然狃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書曰天下事有

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當自為處分不可於君父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夷民異類順逆殊途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為處分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此

乃彼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撫臣乃遽以叛逆奏君父在上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但圖苟全地方官吏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即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今國亨上本訴究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邪而地方官仍復不為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由國亨欲投順而無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國亨之

讐也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國亨之疑畏日深國亨之疑畏日深則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别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即族滅安氏何難顧事非其實而徒動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

益不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
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
糧為征剿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嘻阮子誤矣
安國亨所為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旨既下事在
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
為也將不逼而使真乎且彼夷酋耳而勞師費財
即族滅之何為況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
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為真而我亦終當以假

為真也時在閤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予曰思貴州事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曰然則當何如予曰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勦安國亨亦有奏辯辨誣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若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卽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勘官且至必以為吾身在勘軍門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

不叛逆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予名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予復面授方畧乃國亨聞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哉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今既有吉勘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益逢人即告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

撥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孤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夷犯人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有隱庇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在龍州與奢效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夷

目以朶楊生阿烏等此伊父兄弟男子姪率衆衝敗官兵奔過浮橋渰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内列安插於阿傀織金二處疏窮安插於卧這内列着令退開將安國貞項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搆兵讐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亨即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窮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安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撥置之人智始

伏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夷目漢聰等五百餘名並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卧這織金等處安插葢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介小醜叨承世官奸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横行暴虐不守王章大肆兇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赦之辜名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孼寵嬖倖而私通婦女信羣小而軷弄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追之慘

官兵迫巢討罪至多拒敵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
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明旨參以部咨行之多官
酌乎輿論反覆兩人顛末事果出於有因毋祖屬
諸曖昧殺叔起於譊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
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
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旨照夷俗價贖而罪犯
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末怙終安智
疏窮插之原囿而有歸可因解忿即今遵此五章

尚可寛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懐雪弟之冤而播弄官兵繼奉安插之後而屠掠夷目迹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蕩析之中不失為骨肉報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忿面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裔吳璦阿弟王實吳彩吳鶴駕劉禮等或投夷扇亂或拒敵朋姦自其撥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别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

法加以上刑結夷生事者引例分其牘遣要皆反覆憲章推用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聖世不忍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宥一人之死因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鷙鶩怙勢者爲之逡巡而旁觀倖利者悉以斂戢生靈寧謐邉圉奠安是皆仰仗皇上帝德誕敷天威遠播執政面授方畧本兵區畫機宜邇

者復荷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
銜命會勦先聲所至逆賊破膽是以畏威懐德向
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勅下該部
再加查議上請將阿弟行廵按御史處決梟示王
喬吳璁固監會審詳決王世臣等編發烟瘴地面
充軍安國亨禄氏應卒務卒白孺等姑置不死著
令國亨退閒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
伊男安民同禄氏代管仍安官二員一住大方一

住卧這以遏二家隙端事寧之日撤田自今處分

安插之後如或國亨故再懐隙殘害安智及或安

智挾讐拽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明旨行會總兵

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剿改土設流以為驁鷔蠻長

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既與國亨相

忤難以屬管准與毋疏窮田原管地方安插令伊

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下兵部議

議上得旨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勦戮既投

見伏罪遵奉約束并禄氏等都具饒他一死安國
亨著革了任聽住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
也著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搆亂定行
處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叙功曰廵撫
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兇之讋服多
方指授雖出諸黄閣之臣百爾經營實竭其赤心
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旨重賞
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至復

辨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藉藉起予計貴州至京遠甚今前旨下纔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為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使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係罷閒官秉有罪亡命投智者特令久住京師謀事今本實代為者智尚未知也乃問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衆萬餘人僭號稱王設官拜將宮室服用擬諸秉輿時

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夷患苦垂三十餘年有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剿除之書來計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既久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剿除之可謂忠矣調度既周方畧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發兵征勦至是擒者念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穴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逋逃淵藪而夷獠旁觀亦皆震慴阮奏上其事以為聖武布昭天威遠播容勿樞垣指

授所至兵部覆上詔陞賚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

阮則啟叙先後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

亂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勲

勦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

王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恩洽實社稷之功也固

當勒銘銅柱追跡伏波以示後世顧不偉歟僕言

有偶中益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顧何力之

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征伐之苦官

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為紀其事

國朝

殉難紀事

王厝

順治元年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時滇蜀黔粵未隸版圖丙戌

王師西下流賊張獻忠死於蜀其黨偽平東將軍孫可望率醜類破永寧陷遵義丁亥正月竄入黔省官

軍如鳥獸散賊焚刦原野道路絶人烟定番州牧陳新第蜀之長壽人能禮士素得民心民戴之若父母聞變集紳士土官州民於公堂商堵禦策責生饒謨有智畧合紳士條陳事宜新第大悦會按察使張燿參議曾益都司陳瑞徵知定番弓弩手强甚抵州結束土司募兵為恢復省城計而省城之避寇於州者近萬家於是備器械儲糧糗濬城隍架鹿角謍烽火選精鋭飛檄章番為守城小程

小龍為左翼方番洪番為右翼金石羅番盧番為
應援又築壘以扼敵以威遠守備陶世顯為右師
軍土橋大龍土官龍在田佐之勇士簡成書為左
師軍洞口卧龍土舍龍起潛龍飛佐之張陳諸公
坐中軍調盧山木瓜等四司由椒山出水車抵青
巖繞賊後以斷糧道木官通州等四里由平伐趨
上馬張旌幟以為疑兵布置精詳衆志成城矣正
月十八日土官龍在田敗賊於小山斬首四十九

級二十二日土舍龍起潛敗賊於長田斬首二十九級二月初五日陶世顯敗賊於土橋斬首百餘級生擒二十一人可望憤甚令偽定北將軍艾能奇師號五萬初九日攻洞口成書與世顯率銳卒更番迭戰斬賊百餘人無何二路失期敵衆我寡右師潰陶世顯龍在田龍起潛龍飛等血戰死成書孫軍雖支而賊已分兩路直趨東北關矣旋圍城賊逼城下城上萬弩俱發賊傷數百人賊少却

空西門以誘我我軍弗動戒備甚嚴越翌日賊以
礮攻城雉堞毁則易以板板壞則易以木賊無計
以銅牌書硃字諭降新第毁其牌而擲之能奇怒
躬親視城成書以繫矢射之中左臂鏖戰歷三晝
夜矢乏則繼以石石乏則繼以糞無少懈賊欲退
俄而賊軍師李自旺者號老神仙手執白雄雞披
髮仗劒以石灰畫地繞城而詛十二日巳刻城内
火忽起人爭滅火賊乘勢登城東隅而城陷矣州

牧陳新第蕭冠帶北向拜曰臣力竭矣縊於署内之馴鹿堂參議曾益題絶命詞縊於道署學正尹大任縊於明倫堂訓導徐鏕吏目安紹祖廣順奉調吏目周齡六按察使司獄陳玉環俱自經鄉官顧人龍妻李氏對縊中堂子諸生大元抱父母屍哭不去賊並殺之尹思民賦詩壁間投筆引繩死黎維垣城上督戰死胡允中冠帶坐庭中賊至允中叱之賊刃死皆州紳也時賊轟滿巷鐃譟大呼

曰我輩宜死戰於是諸生王道中顧從龍黄文芳李一龍夏朝卿李二龍毛一練尹湯傅尹湯卿熊化楊東明唐璉賈翰張新建王仰王基昌士官程民悦韋帝臣士舍韋之福勇士簡成書把總許華宇等奮勇力戰至學壩成書猶格殺數賊同時百五十餘人俱戰殁舉人毛琛投井死原任教授艾養中諸生周卜年尹湯賔熊鍾隨鄉約杜凡六赴火死諸生謝賜璠黎應陽江山秀潘達黎應辰投

泮池死張承祖妻吴氏大哭曰我等義不受辱遂相率而赴蓮花池者數十人焉張爥陳瑞徵與賊巷戰西隅日晡被執能奇曰公吾梓里也幸降我爥曰汝為賊吾為朝臣何梓里之有瑞徵亦大駡之同遇害武舉蒙九錫亦在執中能奇曰汝何不早降九錫曰汝何不降我能奇手射殺之是日也刀聲如礟響血甚流杵城中數百人上自官司下逮婦女竟無一生者而賊之為我殺也亦損其二

日暝天忽雨點紅於血賊懼十三夜即旋省至桐木嶺能奇藥發死於道豈天厭其惡而假手於成書耶滿城瓦礫白骨丘聚四鄉不入城者凡三月卧龍菩提寺僧汪姓者有善行傭人拾遺骸聚東關人而瘞之俗呼為萬人墳康熙四十五年郡人士請祠祀不果行刺史王公旌其墓曰忠烈

貴州通志卷三十九